

舌尖上的野趣

□卢俊英

野炊形式在野,精髓在吃。精简后的野炊,能够腾出手就地找寻一些野味。在适宜野炊的季节里,大多时候荠菜已经老了,不过还有其他更多的,比如蓬蒿、野葱、水芹菜、野苦麻、马兰头。野菜大多需要经过焯水,捏干放冰箱里能把春天的味道延续好久。

阳光明媚,草长莺飞,又有谁能抗拒得了大自然的诱惑呢?于是,野炊成了吃货们最爱的出游方式。

野炊阵仗可大可小。我们最开始带的家什可多啦,上至各种锅碗瓢盆,下至各式油盐酱醋,外加五花八门饮料零食小吃,简直恨不得把厨房和超市都搬去。野炊阵地偏偏又通常车子无法抵达,最后一段山路不得不依靠人力肩扛手提地搬上去,然而,往往还需要几乎没有减少再肩扛手提地搬下来。经过多次劳累之后,我们领悟到肠胃容量远远小于欲望。

后来,我们把野炊家什精简到一罐一锅。铜罐预先装好淘净的米,锅里也先码齐了排骨咸菜萝卜芋艿,只待到了野外加入山泉水、点

起松柴火,烧熟就好。烧铜罐饭需要些手艺,根据老爸传婿不传女的秘诀,分为三段式:烧一阵、凉一阵、煨一阵。

排骨咸菜炖萝卜芋艿,堪称是最得永康人心的一道经典菜肴,无论吃吃团是什么人组成,大抵都能受到欢迎。永康萝卜的甜脆、前仓舜芋的粉糯、两头乌猪肉排骨油而不腻、妈妈牌九头芥咸菜温暖醇厚,集中一大锅炖了,永远是那么抚慰永康人的心肝肺腑脾胃。更难得的是,这些食材似乎一年四季都能凑齐全,端碗入口的瞬间,让人恍惚时光没有流转,每一次的野炊仍还是最难忘的那一次。

微妙的差距还是有的。我独最爱春季里新出的咸菜。经过一冬的九头芥,在杨柳风吹起的时节割下,趁着春光晾至六七分干,洗净细细切了,加盐夯实密封。最是开坛的那一刹那,仿佛浓缩了一季的春光潋滟,尽在瞬间绽放。

野炊形式在野,精髓在吃。精简后的野炊,能够腾出手就地找寻一些野味。在适宜野炊的季节里,大多时候荠菜已经老了,不过还有其他更多的,比如蓬蒿、野葱、蕨菜、紫藤花、水芹菜、野苦麻、马兰头。野菜大多需要经过焯水,捏干放冰箱里能把春天的味道延续好久。

所谓臭味相投、人以群分,吃

伴也跟菜品一样重要。有一次,一位新朋友踊跃要加入,还带来了他太太。那太太大衣长裙、发型精致,浓妆搭着高跟鞋就施施然来了。大家有些尴尬,好在她并不挑食。饭后烧了开水,男生泡茶、女生喝咖啡,发现搅拌咖啡的干净勺子没有了,那太太俯身掐下一支狗尾巴草说,用这个就很好,顿时令人刮目相看。永康内家依,果然是可甜可咸的。

大自然时常有惊喜。有一次5月份出游,居然在大山里发现一根一人多高的竹笋。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古人说的没错。于是,我们准备加菜。经过一番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理念指引下的努力,发现现实跟想象还是有些差距:开车几十里向山民买来的腌肉很油很齁,夏天的竹笋错了季节即便是舌尖仍觉得纤维过于丰富,笋屁股做的杯子莫名其妙吸走了半杯我们好不容易取山泉水冲泡出来的新鲜黄茶。

但是,各种挫败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喜悦,甚至我们希望把舌尖上的快乐延续到脚尖。有人扯来几根爬山虎,把大张的笋壳绑在脚上,做出了连爬山达人谢灵运当年也没有穿过的笋壳拖,兴致勃勃地地下水。可是,我们的笋壳拖,极度受到山涧欢迎,迫不及待地被它拿走了。

桑葚紫了

杨铁金

沧海桑田,是漫长时间的地球演变结果。现在,桑果住进大棚,桑田已变工厂,是人在进化吗?

面都摆了两排架子,里面放着一层层的蚕匾。

上课时,蚕吃桑叶的沙沙声,与老师讲课的嗡嗡声混响;蚕沙浓烈的酸臊味,与学生吃了太多薯类食物而排放出来的臭屁相杂。漂亮的女教师脸色很是不悦,就提出抗议。农民说这里本是蚕房,蚕都不告你们侵犯主权与领土完整,你们反而倒打一耙?

大家自然无话可说,只能默默地观察蚕在一次次蜕变中长大。等到蚕吃完了一生的桑叶,再也吃不

动了。农民们就给他们送来稻草扎成的长龙,一捆捆堆着。蚕们就爬到稻草山上去,摇着脑袋慢悠悠地吐丝,结茧自缚。

农民们将纯白发亮的蚕蛋一个个地捡走,装进框里,卖到收购站。据说,因为这一项,桐塘大队的社员分红就比临近大队高许多。

看着这些诱人的蚕蛋,我们常常会撸几个回家,放在装注射药水的纸盒里,看着蚕蛾破茧、交配、产卵,度过短暂的一生。

忽然想起,十多年前缙云的一次看桑田摘桑葚活动。眼前一望无际都是碧绿的桑叶在阳光下翻动的样子,就问当年户外群的组织者程高产。程老师说都是老皇历了,那个地方早就是高新产业开发区。

沧海桑田,是漫长时间的地球演变结果。现在,桑果住进大棚,桑田已变工厂,是人在进化吗?



桑果铺成满地诗 杨成栋 摄

我的父亲母亲

嗣林

父亲母亲
忙碌于修理地球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直累并快乐着
品味那泥土的芬芳
支撑着家的一道道希望

父亲母亲
慰藉在一撇一捺
踏踏实实说一不二
憨厚得默默无闻
享受那吃亏就是福
传导着成为一个个本分人

父亲母亲
脸上满满的皱纹
无数汗流收获的印证
演绎青丝到白发
成就着挚爱的追梦
留给我思念的一次次感恩

在太平湖 听锦水说陈亮

(外三首)

杜剑

在太平湖听锦水说陈亮
陈亮自己也在听
说到动容之处
天空突然下起一场小雨
有一滴落在茶杯里
开出一朵宫粉梅
有几滴落在陈亮的墓碑上
开出几朵游龙梅
更多的落在太平湖的湖面上
开出一朵朵玉蝶梅
我们像湖底的鱼
躲过了这温柔的箭镞

虎踞峡

岩石传来低沉的侏罗纪钟声
始祖鸟飞进古木和碧潭
溪涧里的鱼龙游进岩画

落满鸟鸣的古栈道上
我遇见唐朝的马队和仙人
马队送来秦朝的加急电报
仙人送来仙桃和虎牙

山中没有老虎
我该端起冰白还是黄金酒杯
与鏖师还是仙人同醉?
我还是以茶代酒
泡一杯历山红
与舜帝聊聊苏格拉底的诡辩术

盘龙谷

盘龙谷的蝴蝶有草木的香气
它在破茧成蝶前,有仙女为它
指点迷津。

蝉鸣借用树叶的肉身,穿越古老
岩画和新鲜的青石板,它用孔雀绿
的音色代替囚鸟飞过一条长河。

而仙女的手总能抓住些什么
时间,或一个人的心?

历山红

虞舜种下的茶树在等阳光、松柴、
火种和纤细的手指。
成为茶汤之前,在等溪流、树影、
鸟鸣,不想成为帝王的身体。